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滕錄監生臣陳 祁

滕錄貢生臣王汝盤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冬十月乙未朔上率百官遙拜二帝 右朝
散大夫提舉淮南東西路茶鹽公事蔣璨直秘閣上召

璨入對乃有是命

璨初除不帶茶字當時張澄
改除乃并以茶事歸監司耳

丙申詔諸路州軍將西北流移無歸人民情願充軍堪
披帶少壯人招填禁軍闕額 尚書右僕射張浚言昨

令兩浙江東州軍勸誘大姓就買官誥今來將欲就緒望將每州勸誘及三十萬緡以上知通縣令當職官各減二年磨勘及二十萬緡減半推賞從之後旬日中書言恐當職官趨數希賞却致科敷乃命行府覈實如無抑配擾人即如前詔

中書所奏在是月丙午

秉義郎李綱特除

名送潯州編管綱入內黃門也主承受劉光世軍奏報文字坐罪轉歸吏部光世以其貧乃贈之金趙鼎張浚聞之奏綱不法下大理獄具坐嘗與光世交通光世為

之市常州田數百畝又遺以五十金法寺當細贓罪徒

追二官罰金鼎進呈特有是命細後死于貶所

趙壯之
中興道

史睿思殿祇候李綱者能謳詞善小說主養飛禽呂頤
浩在都堂聞飛禽數百其聲如音樂問之曰鶉鶉也詰

其所主曰內侍李綱所養每鶉有金銳銳其足又有鷹
鶉之屬甚衆皆御前者頤浩不樂明日奏之詔綱送吏

部應主管飛禽有官人皆與遠惡州指使綱遂居于金
壇之別業綱嘗為劉光世承受光世以其貧乃贈之金

頤浩聞之下大理寺除名勒停潯州編管死貶所姓之
係此事于紹興三年二月據綱案款稱紹興四年十月

內差充承受劉光世軍奏報文字則其送吏部不應在
三年亦非由頤浩所奏也此事恐與今年八月庚辰馮

益事相闕按日歷八月二十三日戊午中書門下省勘
會李綱昨在內侍省日公受賄賂所為不法有旨令大

理寺勾追根治具業開奏是時張浚自行府初還朝故
知同鼎奏請也如喻樗所記張浚乞斬馮益事亦恐或
在此時今併註之所云
附此須求他書參考

故朝散郎游議特與一資恩

澤議師雄孫也靖康中為河北轉運判官真定之破議
在城中至是其家援例求恩且引侍御史周秘為證秘
言嘗與議同在圍中而不知其所以死特錄之

丁酉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呂祉還行府供職先
是劉麟等令鄉兵偽金人服于河南諸處千百為羣人
皆疑之以金偽合兵而至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禦賊

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密于左僕射趙鼎欲還太平州又江東宣撫使張俊方駐軍泗州都督張浚奏敵方渡于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光世皆請益兵衆情洵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戍召岳飛盡以兵東下浚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鼎及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皆移書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畫

項目請上親書付浚大畧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

不必守前議

趙鼎事寔曰鼎移書張浚令張俊楊沂中兩軍併力勦滅麟猷二賊然後移軍建康

固守江上以待後來者謀者言二賊之後金兵騎不斷知兵者亦謂金使麟猷為前驅金以精騎繼之萬一出此枝梧不暇矣鼎復以書與浚云使張楊協軍掃蕩之後敵騎未必不望風而遁蓋兵家之勢如此折彥簡亦鼎擬定所以措置之方上親書賜浚且曰今善者也因令卿商量初未嘗執定決行之也其後浚謂沮害其功者此也明年言者論折彥簡言淮南之後浚首議欵兵幾敗國事坐此落職亦觀望者不詳首尾一意投合且出其私意非公言也按此與朱熹所撰張浚行狀及張拭所

作王縉墓志全不同以史及他書攷之其實鼎專為守江之計而浚力督諸將進兵以此異議餘具此月癸卯

趙鼎進
呈注

於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
阿哩雅貝勒等力戰旣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且
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
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
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
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
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驚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
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浚近以邊防所

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外何以臻此祉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榻前力爭至于再四彥質密奏異時誤國雖斬晁錯以謝天下亦將何及上不聽乃命祉馳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猷將東路兵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十萬已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撫使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為俊統制官俊遣沂中至泗州

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

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至濠州

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趙姓之遺史云劉光世軍廬州聞劉麟入寇其勢甚熾密

申宰相趙鼎乞降樞密院指揮退保太平州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助為之請遂撤光世退軍張浚大怒違向

子謹等督光世復還廬州林泉野記所書亦同按光世但私請于鼎無緣使降密劄許其退保此所云恐誤然

張浚行狀稱鼎欲退合肥之戍召岳飛之軍東下而日歷十一月九日癸酉岳飛奏依斧處分往江州屯駐則

是果嘗降此指揮也姓之或浚甚怪之即星馳至采石

有所据姑附著之更俟參考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

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將有慢令不赴期會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厲其餘上親筆付沂

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

趙鼎事寔曰時鼎又督沂中徑趣合肥以援光世而張俊謂揚

軍新戰勝當少休然劉麟已逼合肥光世輜重已回江北人情大懼後急以書屬鼎曰欲上親幸江上先作一指揮行下庶諸將用命鼎慮行府號令不行有失機事即白上今者軍事已急萬一少有差跌利害不細須自朝廷主張其事庶使張俊事有骨肋上深以為然乃擬呈親筆付俊云有不用命當依軍法從事俊乃使人懷此御筆馳往合肥見光世微出示之光世驚駭大呼諸將曰汝輩且向前救取吾首級即躍馬而出諸將帥其麟部倉皇追之麟兵方大集光世適與之遇血戰終日麟遂大敗是時非朝廷措置以御筆督之勝負殊未定

鼎之誠心協濟如此而議者謂沮軍事可謂厚誣矣按日歷明年五月丁丑歲上語不進軍者當行軍法乃指謂楊沂中與鼎事實差不同

光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統

制官王德勳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賊將崔臯于霍邱賈澤于正陽王過于前羊市皆敗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閣門祇候孫暉夜劫其寨又敗之初光世言糧乏詔轉運使向子諲濟其軍

九月子戊子

子諲晝夜併行至廬州而光世兵已出東門子諲直入城

見光世具言綱船至岸次光世乃止

己亥詔平江府城內外商旅買賣錢物出入並各從便
自上駐蹕以來有司舉行京城錢不出門之禁糴價貴
踊右司諫王縉以為言乃罷之 右中奉大夫李平仲
起復充四川制置大使司檢法官平仲開封人舉明法
為大理評事不去廷尉者十年職至丞梁師成用事欲
見之平仲不往建炎初出知榮州代去丁母憂寓居于
蜀至是席益奏用之而平仲卒矣 右從事郎平江軍
節度推官趙慶孫特改右承事郎翰林學士朱震等言

慶孫內行孝友施于政事明敏可觀故引對而有是命
辛丑詔提點淮南公事張成憲重別措置大軍所須芟
芻毋令騷擾時淮泗大軍所須芟芻甚夥而成憲均之
楊楚泰州暨高郵州每州十萬束至二十萬束民間津
送每束有至五六百錢者右司諫王縉請令諸軍願得
錢就便收買者聽餘令採之近地崔人以官舟運之故
有是旨 右迪功郎李若樸試大理司直若樸若虛弟
也 左文林郎鄭剛中右迪功郎李郁並充勅令所刪

定官剛中金華人為溫州判官受知秦檜故檜薦用之

郁已見

資政殿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薦嘗任知縣

人十三員政績乞已任通判者與大郡見任縣道者與小郡並俟終更日赴任仍從本司隨才選差內選人俟改官丁憂人俟服闋日依此從之時益所薦士頗衆而左宣教郎馮時行左通直郎樊汝霖為之最後皆知名汝霖金堂人也時行已見罷四川諸州軍縣鎮酒官一百七員用席益奏也時川路多置比較務科定人戶出錢

以資妄費民不堪之上聞命益相度裁減益請州縣有
官可兼鎮市鄉村相近者並罷餘令都轉運司選差申
制置大使司審度給劄從之 詔巡幸隨軍都轉運使
舉官依發運使例減半

壬寅顯謨閣直學士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為浙
西淮東沿海制置使帶御器械劉錡副之翌日更命行
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為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
之料角汝嘉等乞以右通直郎新知濠州蔡延世等二

人充參議官量賜激賞錢仍令浙西漕臣淮南提點官

應副軍食皆從之

熊克小歷載汝嘉此除于十月癸丑蓋誤

左迪功郎方

疇左從事郎朱翌並為勅令所刪定官翌載上于

載上懷寧

人靖康司農少卿

疇趙鼎客也

疇已見元年五月

監察御史趙渙請

令御史臺今後日受諸路詞訴其事重害日久不決者

申取朝廷指揮其監司州縣留滯經時裁處失當亦許

依法彈奏詔御史臺所受諸路詞訟如有事理重害日

久不決者具申尚書省取旨看詳餘如所請 詔總制

司錢令諸路州軍通判依已降指揮悉心拘收別用庫
眼樁管依限起發非專降朝旨不以是何官司並不得
應副如違通判先降二官放罷仍令提刑司檢察時諸
郡多截用總制錢申乞除破都省言總制錢乃朝廷於
常賦之外講畫到錢數故申飭之尋命監司守臣擅行
允借截用者視此後旨在一月丁卯詔廣西路宣和官鑄當

二小平錢並令行使有鼓唱為毛錢之人重行決配

右通直郎都督府幹辦公事張斛引對翌日詔賜同進

士出身與陞擢差遣 是日劉猷以衆數萬過定遠縣
欲趨宣城以犯建康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與猷
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猷孤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欲
會麟于合肥

癸卯趙鼎進呈劉光世所奏事宜上曰光世之意似欲
退保采石鼎曰據諸處探報殊無金人如此則自當鏖
擊若官軍與豫賊戰而不能勝或更退撓則他時何以
立國但光世分兵隨處禦捍已見失策今賊兵既已渡

淮惟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茲為得計萬一使賊得志于光世則大事去矣折

彥質曰誠如趙鼎所論上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朕

度金人行兵不如此止是劉豫之衆若合張俊光世之

軍擊之理無不勝者

此段據日歷所記修入按鼎所奏與諸家記錄及當時諫官論列全

不同當時鼎與折彥質初欲抽兵後知無金人乃有此奏也不則彥質撰時政記容有修潤亦未可知更當詳之

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猊遇賊據山險列陣外嚮天下如

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不可不急乃遣摧
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
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脅短兵接即大呼曰破賊矣
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司前軍統制張宗顏等自泗州
南來率兵俱進賊衆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
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猶
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
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

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猊敗拔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擊之先是上賜德親劄諭令竭力協濟事功以副平日眷待之意德奉詔與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是役也道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偽交鈔告勅軍須之物不可勝計于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

敦武郎王革拒之彥舟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趙鼎事實

曰初麟猊之報甚急張浚倉皇出江上未知為計鼎白上嚴督諸將皆鼎自擬詔檢上親筆付諸將于是皆恐

悚奔命楊沂中自泗上率吳錫張宗顏直前與劉猊過多破之使麟賊失援大奴而適皆鼎之始謀也

呂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六

大事記自紹興四年趙鼎為相偽齊與金分道入犯鼎
決親征之議于是世忠進屯揚州流星庚牌之計一行
遂捷于大儀鎮而金偽俱遁矣鼎又薦浚可當大事以
樞府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而軍聲大作矣
自五年楊么既平東南無盜區于是鼎左浚右並平章
事兼領樞密俱帶都督浚出視師以行府為名而鼎居
中總政表裏相應雖孟庾沈與求有三省樞密奉行府
文書之譏而鼎至公協心未嘗計較說一般話行一般
事用一般人不憚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光世屯廬州
行邊威暑不憚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光世屯廬州
以招北軍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張浚為進屯盱胎之
計而鼎與浚同心責張浚以當聽行府命告浚以邊事
不必稟朝廷恐失機會故偽齊入寇浚獨建有進擊無
退保之論諭諸將以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之言于是傷
沂中捷于藕塘北方大恐而金廢劉豫矣此紹興
四年以後七年以前所以又大異于紹興之初也

司

農少鄉樊賓請沿江閑田不成片段者比民間例只立租課上等立租二斗次減二升又次一斗有半召人承佃免一年租從之 故朝奉大夫俞調追一官調家以致仕乞任子而吏部言調用明堂結局改秩雖已身亡亦合審量故有是命

乙巳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言被旨令催促趙開應副吳玠軍前糧餉臣即考其稽滯之由方見得見今水運尚係以前歲計合起之數蓋緣連年登帶以至今日臣準

指揮催促雖據回申止是泛稱已牒逐路運司管認措置裝發並無的確已未起發之數由臣人微望輕無以號令諸司竊恐緣此上累國事伏望特降睿旨下趙開應本司文移畧行報應庶于職事免致曠弛趙鼎乞令開分析上可之時益已命逐路漕臣分認地分遞相交割後半月又言開別不應副舟船及水脚錢乃詔開與逐路漕臣同措置津運如軍食少有不繼並一等取旨

後詔在是
月庚申

歸正人黃捷特補成忠郎捷承縣人劉豫

之叛也捷率鄉民保守山寨數報賊中事宜至是與其
第淵挺身來歸故錄之也 詔潼川府守臣景興宗進

職一等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隲宗正少卿馮
檄並進一官去年蜀中旱興宗等率民賑貸檄居遂寧
府自出米數百斛以率鄉人鄉人謹趨之饑者賴以濟
制置大使席益聞于朝故賞之隲郫縣人也

日歷無此
今以紹興

七年十月一日尚書
省檢會指揮修入

丙午右從事郎郫州蒲圻縣令劉旁循一資再任旁為

邑再歲戶口益增用部使者請而命之

丁未左宣教郎江西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羅薦可進秩一等先是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聞上巡幸遣薦可奉表問起居且言自古用兵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斬黃間約岳飛兵相為犄角以夾擊之大功可成繼而王師屢捷綱又奏陳利害大畧以謂竊見間探所報偽齊乞兵於金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

淝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只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
深慮賊情狡獪匿重兵于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
勝之後兵驕氣墮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
將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
固寔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
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
事機賜詔獎諭綱再奏願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
之苦凡死于戰陣先加封爵厚給賻贈收卹其家死者

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故武經郎種廣特贈武翼大

夫雄州防禦使廣守陝州死于難張浚在陝西嘗贈一

官至是樞密院以為薄乃申命焉

事在建炎元年四月

左司諫

陳公輔言在法臺諫官不許出謁許見客都司大理寺

官並禁出謁休日許見客比緣多事廢弛往往不依法

禁非惟不能杜絕請求亦恐有妨職事乞申明行下從

之

戊申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左從事郎張登特改左承事郎登以薦對而有是命

辛亥楊沂中捷奏至俘戮甚衆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于凶虐勉強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顧趙鼎曰可更戒勅諸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陣歿之人亟為埋瘞仍置道場三晝夜以示矜惻上嘉張浚之

功賜詔畧曰賊雖犯順犯壽及濠卿率師徒臨敵益壯
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仍令浚
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
士解體乞將至龜山太平州人並轉一官資別有功人
量與增賞上從之

浚奏以七年正月
丁卯下今聯書之

左文林郎江州

管內安撫司幹辦公事胡孰特改左宣教郎孰在政和
中嘗上書言當以堯舜之道治天下不當用黃老之說
又言蔡京誤國童貫梁師成等不當用事坐奪官舒州

編管至是用趙鼎薦對乃有是命翌日上謂鼎曰朕昨覽孰所上疏極為忠憤而孰纔編管耳此有以見道君皇帝之聖德也若據諸人之意必殺之矣制曰朕側席圖治渴聞讜言爾頃在難言之日銳然獻忠以取竄逐豈知有今日之遇乎爰因造朝召對便殿遂俾改秩錫以贊書庶幾四方知朕好惡直徽猷閣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除直秘閣九成以貼職太峻固辭不受上不許九成言今日辭免非矯激要名第不

欲因九成上素朝廷綱紀朝廷察其意為之改命仍賜詔獎之

壬子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緡

市軍儲

七年五月
禁泛印

制司增印錢引始此

癸丑右司諫陳公輔言近行在職事官輪對已周目今臺諫止有三員逐日上殿班次亦少見在行在審計官告糧料權貨鹽倉及茶場等元不係面對上件文臣皆係朝廷選差之人今來若有已見願面對者乞許輪對

一次庶使臣下各得盡其所言而艱難之時亦少裨聖

政之萬一也乃命輪對如二年之詔

二年五月丙子詔行在釐務官得輪

對八月丙申罷之

是日張俊楊沂中引兵攻壽春府不克而

還

乙卯侍御史周秘奏貸遣所得之俘上曰秘此意甚善

朕方痛念西北之民皆吾赤子進為王師所戮退為劉

麟所殘不幸如此今當給與錢米然後遣之使歸 翰

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各進官一等以建國

公讀孟子終篇也於是本閣官武經大夫帶御器械邵
諤已下及資善堂官吏各進一官資 詔省部應平江
府管內士民陳訴事件不拘常制許令受理用權戶部
侍郎王保請也

丙辰直龍圖閣知建康府葉宗諤陞秘閣修撰中書言
宗諤治效有聞民安其政故陟之 龍圖閣學士知平
江府章誼入對論平江之民所甚苦者在于催科之無
法稅役之不均彊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遂

使下戶為之破產今欲革此二弊若責之監司則不過
移文於郡守責之郡守則不過移文於縣令是三人者
吏課業委酬應多方雖有敏強之吏功不能專力所未
暇況吏不盡才則又非徒無益也伏望明降詔旨專委
通判一員均平稅役先開首原之路次舉告陳之令詢
考鈎稽責以期限賞信而罰嚴則二弊可革貧富俱安
公私共濟矣乃命左朝奉郎添差通判府事孫邦措置
後不果行 詔江西制置大使司辟右迪功郎李琦上

猶縣丞指揮勿行琦以李綱奏辟仍乞免避本路茶鹽
官親嫌詔特許而言者謂丞闕當用京官琦攝官未及
二考無舉主不在奏辟之數徇李琦而廢朝廷之法四
臣切惜之命遂寢

丁巳修武郎張勳特換右通直郎勳在劉光世軍中權
主管機宜文字張浚言其有學行乃策試而命之

戊午改廣州奉真觀為來遠驛以備招來諸國貢使
己未趙鼎奏比見探報劉麟所起山東京畿人夫有自

書鄉貫姓名于身而就縊者上曰何故如此鼎曰苦其
力後耳臣昔在陝西親見調夫而民間大不聊生號哭
之聲所不忍聞是以聖人常以用兵為戒仁宗皇帝勤
儉積累四十二年府庫盈溢下無貧民上曰他時事定
願不復更見兵革

庚申右司諫王縉言州縣和糶關子勘合繳連多所阻
滯乞令只於關子背批鑿年月日州名用印給付任其
行使從之 右宣義郎賜緋魚袋李弼追二官改正章

服粥自國子內舍生以進明堂頌授官校正御前文籍
改秩賜服至是自言恐合審量故有是命 是日都督
行府推鋒軍効用易青為廣東賊曾衮所執青不屈死
之衮本軍士去為盜後受經畧使季陵招安以為承信
郎已而復叛至是經畧使連南夫與推鋒軍統制韓京
會于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衮
營青在行中為所執賊驅至後軍將趙績寨外謂績曰
汝大軍為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耳

賊又言我不汝殺第令經略持黃榜來招安易青呼曰
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家賊怒焚之青誓不

絕口而死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閣門祗候官為

薦祭馬

青贈官在十
二月癸卯

辛酉左從政郎王湛循二資湛獻負薪論於朝起居郎

權給事中張燾言其人可用故也

按此王湛有二人其
一人進士出身紹興

十一年除軍器監主簿其一人從軍補官紹興
十一年為樞密院計議官此乃有出身者也

壬戌直秘閣知雅州李革為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廢

梅州為程鄉縣隸潮州又廢長樂縣為鎮時梅州之北
四百餘里地不耕種人無室廬而長樂戶口不滿數百
故用諸司請而廢之

十四年復梅州

詔太平州編管人范燾

移惠州編管燾初以上書詆誣昭慈聖獻皇后奪官編
置至是復獻書張浚詆毀大將故竄之

此恐是言劉光世常考

是日日中有黑子

癸亥張浚遣左承議郎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
奏事後二日除直秘閣遣還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

其後二人稍有異議賓客往來其間遂不協及楊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位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為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為慮

鼎曰萬一議論紛紛曲直叢亂是時陛下必不秘今日之言臣狼狽無疑矣陛下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陛下考慎之明乎上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並議曰蹕

臨安以為守計上許之

朱熹撰張浚行狀云公未至平江時鼎等已議曰蹕臨安公入

見之次日具奏云上翻然從公計今撮取附此 呂中
大事記建炎二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此汪黃為之也
然自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黃為之乎自紹興
八年定都臨安不復進都此秦檜為之也六年浚獨相
乃有建康之幸七年鼎獨相已有駐蹕臨安之議亦檜
為之乎胡寅有言陛下父兄在金中日夕南望曰吾有

于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有日矣痛為愁苦屈辱之中
發此念為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奉慮之人
地方尊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讐之心別求建都之
地臣所未諭不得已則如張浚所謂都建康則北望中
原常懷憤惕可也今乃
息心於一隅何義哉

故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郝

仲連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更與七資恩澤始錄河

中死事之勞也

事見建炎元年五月

江南東路提舉茶鹽常平

公事吳序賓乞去歲本路三州旱歉流移歸業之人與
免差役一次從之

十有一月乙丑朔進士詹叔寔特免文解一次仍賜帛

三十匹叔寔玉山人嘗投匭上書且獻平定策樞密院
檢詳諸房文字王廸言其可採故旌錄焉 太常謚故

贈少保种師中曰莊愍

丙寅故中大夫范純禮再贈資政殿學士其合得恩澤

依數貼還以其家有請也後謚恭獻

純禮元符尚書右丞黨穡執政第二

十二人徐州居住

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言近勦殺劉

猊賊馬盡淨生擒簽軍萬餘人已將強壯之人團結入

隊天寒無衣詔有司製綿裘四千授之

丁卯左司郎中耿自求言殺人者死古今不易之典也
吏緣為姦迎合時好希覲賞典不以情實例奏可憫苟
盡原貸生者即幸矣奈死者冤抑何願詔監司州郡今
後詳究可憫之理謂所以傷人不應致死偶而致死者
方為可憫若因鬪爭毀詈復有用棒刃手足等殺人致
死則相犯各有輕重尚何情之可憫乎仍乞詔憲司州
郡如案情疑慮誤用法意能雪活人命自合依舊日賞
典施行庶幾絕官吏希覲之望使生者死者均被聖明

平允之澤詔刑部者詳申省 太常謚王巖叟曰恭簡
以其孫右廸功郎循友有請也

戊辰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提舉詳定一司敕令
張浚特遷左光祿大夫以祿秩成書也浚固辭不許請
回授其兄右承事郎直徽猷閣澗于是資政殿學士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沈與求乞以經修一官回授兄右廸
功郎夢求上皆許之中興後輔臣以進書恩回授親屬

自此始

浚乞回授在是月甲申與
求乞回授在十二月甲辰

詔應轉對官如有

疾故許寔封投進文字更不引對

起居舍人呂本中

引疾再請奉祠不許本中言自古中興必有根本之地
以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都邑
未定禁衛單弱望諭大臣先求二者之要而力行之

武經郎閣門祗候知壽春府孫暉特遷武功郎閣門宣
贊舍人錄堅守水寨之勞也暉言本府進士金覺贊畫
有方乃以覺為下州文學

己巳右奉議郎知濠州韓元傑以軍儲無闕遷一官

停官人鄭謬上書言用兵急切邊機利害二策詔謬叙
故官為左從政郎 右宣教郎蘇籀知大宗正丞籀轍
孫也起居郎權給事中張燾言比罷待闕寺監等官二
百餘人蓋欲慎選才能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新除而籀
乃以專事馳騫干請權貴無恥而得之士論紛然以為
不可遂罷其命

庚午詔張浚召還行在所令學士院降詔上又別賜手

書遣內侍勞問仍以端石硯筆墨刀劔犀甲賜之

辛未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陳與義為翰林學

士趙鼎事實曰張浚既因羣小離間遂有見逼之意會中書舍人陳與義不樂于鼎遂傾心附之乃以資善

引范冲之說告之浚以為奇貨劉子羽與聞其事嘗為人言之左司諫陳公輔請措

置宮廟之官毋使太濫曾任侍從以上俸給優者捐之
曾經除名編置罪惡重者罷之百官祿料米麥數多亦
當酌中例與折減詔堂除宮觀依已得旨除見任郡守
前侍從外非吏部格者令御史臺彈奏

癸酉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
駐上曰淮西既無事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
諸將知尊朝廷凡所命令不敢不從上曰劉麟敗北朕
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也

熊克小歷先是詔
湖北京西招討使

岳飛駐江州癸酉飛奏已至按此止是飛起發未至
江州也上語云飛自不須更來則必止其行矣當考

丙子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新知宣州李健右中大夫直
秘閣新知袁州汪召嗣並降一官放罷健等為劉光世
軍中謀議官金之入犯也自廬州遁歸且勸光世退保

采石至是張浚言健等久在軍中坐食厚祿倉皇南渡
上下解體故罷之中書舍人董弁奏二人議罪施行當
坐軍法今日正大明賞罰以警中外之時不容輕貸乃
又降一官

丁丑觀文殿學士行宮同留守孟庾自臨安來朝翌日
辭還 都督行府關立定回易庫官賞格凡本錢萬緡
歲中收息及六分賞錢二百千遞增及十分賞錢千緡
本錢五萬緡已上各更轉一官不及六分令檢察司取

戒飭不及五分申行府當議酌情行遣仍勒令陪還從之左文林郎新勅令所刪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陛下臨御十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贓恤饑窮嚴警備每一詔下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為士大夫下勵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廷使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于官府文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才朕雖得珠玉珍玩

不足為寶但冀一歲之間得十數輩人物乃足為寶也

又翌日以其言令學士降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為左

宣教郎充樞密院編修官

上語在是月戊寅降詔在己卯剛中改官在辛巳今朕書

之

戊寅右司諫王縉言切見朝廷拋降軍湏之類諸路州

縣承受鮮有不均之民間者緣朝廷有不許科敷之文

監司不敢任科敷之責而責之屬部知通復不敢任責

而委之屬縣令佐欲避其名則付之胥吏姦弊百出無

不至矣若自今以後應和糴糧斛之類有不免均之人
戶者逐縣各具承受之數以編戶計之少則均及上戶
逐等分上中下三等各若干多則用物力或苗稅通計
每若干貫石當若干零數與免逐鄉開人戶姓名逐戶
具合買數目并官給價錢真書大字榜之通衢使民間
知其無廣拋之數則胥吏無所容其姦豪右不得計囑
而幸免善弱下戶無倍出之患矣從之 詔諸路宣撫
司屬官許本司奏辟或朝廷差除內京官並以二年為

任願留再任者取旨時議者以為自兵興以來士大夫
一入軍中便竊議而鄙笑之指為濁流皆緣朝廷未知
審擇一聽其辟差故所用之人或坐罪廢或報私恩或
因應副或出干求貪利覓官畧無去就之節有更十年
而不退者故條約焉 右宣教郎知虔州信豐縣彭合
轉一官俟任滿日與陞擢差遣合廬陵人守臣孫佑奉
詔薦其材畧有餘盜不入境故有是命 故左朝議大
夫孫諭特贈左中奉大夫以其曾孫右朝奉郎致仕偉

乞以覃恩一官回授也

律先見建炎二年

諭為吏廉紹聖初引

年告老有司以諭子孫皆不許蔭補遂絕祿仕湖北諸司上其事請官其曾孫偉以為天下廉吏之勸奏可著為令 封嘉陵江神為善濟侯江自鳳州之梁泉歷興利閘果合恭以入大江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正係餉軍漕運水路望加封爵故也

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寘之座隅每取展

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家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纖毫遺恨者也 詔韓世忠駐軍淮上簡練有方金豫畏服不敢輕犯令學士院降詔遣內侍盧祖道往軍前撫問仍以銀合茶藥賜之 右修職郎趙衛特賜同進士出身為諸州教授以薦對也

壬午左從事郎黃豐為勅令所刪定官

豐初見建炎元年二月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漕運六策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初宣撫副使吳玠以水運稽留欲從陸運而都轉運使趙開以其費大難之上命益措置至是益言蜀中民已告病而軍尚乏食詳觀樊源圖所以救之不一而足所以奏請轉般欲于上流水溢之時併運在閬利近處春水生後一發運至軍前庶免如今年夏秋頓至闕絕一也又奏請于利閬州就糴入中庶免如今年多支腳錢而運遠路之費米二也又于瀘叙嘉黔等州打造運船及自用收拾水流木斫伐官地木造船庶免向來擄船

之弊致客旅逃避棄毀其船官失指準三也秋初于閬
州急糴萬斛以應軍前急關又遣官于軍前計議梁洋
就糴十萬石庶免如向來陸運之弊人民後死田萊多
荒又得軍前早有糧餉四也行下三路漕司任責起發
合運之米自五月後來至今在倉米數起發將盡庶免
如向來積米在倉軍前告乏五也又差本司屬官賞錢
物往瀘叙恭涪依私下糴買新米就近發赴軍前却于
西路水運最遠去處兌樁米數省水運舟船之費而民

無科糶之苦六也時開已召而未去亦言制司就果聞

市軍儲非是

已見今年八月癸卯

議者又謂伐木造舟于邊禁非

宜

李弼直奏請

而玠與益相疑事亦竟止是冬復行陸運名

曰支移民間率費七十千而致一斛糧夫死者甚衆

支移

事以明年七月馮康國所奏修入

乙酉詔隴右郡王趙懷恩令四川制置大使司月支供

給錢百千先是懷恩自熙河入蜀依閬州宣撫司及司

廢席益奏徙居成都久之乃有是命

丙戌起居舍人呂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監階州倉
草場苗亘者以贓獲罪黜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贓
多抵黥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之
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
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皆以嚴刑上法祖宗夫祖宗
之時臨機制變事有不得已也然自神宗而降寬大之
政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輒易今一旦盡改成法欲
用祖宗權宜之制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可也又此刑

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得藉口不以為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儉人盜柄搢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

從之

苗亘事日歷不載會要矜貸門亦無之今以本中奏議附入按本中明年四月罷去此事必在數月

之間故因其兼權書命書之當求他書別係本日

丁亥日中黑子沒

戊子諸王宮大學生不徵特遷一官不徵濮安懿王後

南班官士套子也母病割股肉為羹以進故褒之

己丑故翰林侍讀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仁宗皇帝所
賜飛白字及御書賜銀帛百匹兩洙在翰林仁宗問今
歲科舉內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
事不見于他書上曰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
治 直秘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叅謀官王暎兼
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

庚寅湖北京西宣撫司叅議官李若虛以所擒偽知鎮

汝軍薛亨等赴行在上引對進若虛官賜章服仍釋亨
罪命以官付飛軍中使喚後四日擢若虛荆湖北路轉

運判官

若虛除漕在十二月甲午今朕書之其遺官賜服日歷不書又日歷止云薛亨故罪而岳侯傳

云上赦薛亨等賜銀絹并各人官資上史賜一官付侯軍中使喚故附此若虛遺官賜服以周秘劾疏修入

卒卯秘書省正字朱敦儒兼權兵部郎中行在供職

進士朱昉應詔上書謂地震咎由失信中書後省奏其
言明切有補治道詔永免文解仍賜帛三十匹昉無錫
人也

壬辰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用左迪功郎新府
學教授范仲爰請也仲爰成都人奏疏言本府學殿建
於東漢之初平漢人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于東楹
至今九百四十三年蓋天下棟宇之古無過于此者上
從其請命仲爰就持以歸 左承議郎知邵武軍趙子

木至官言利害詔特減二年磨勘

日歷不載子木階官
今以武陽志增入

高麗將入貢先遣持牒官金稚圭劉待舉來朝廷懼
其與金人為間是月詔賜稚圭等銀帛各百匹兩及衣

帶器幣而遣之于是稚圭至明州而反

日歷無此今以會要及吳芾奏

議參考
修入

初劉麟等既敗歸金人遣使問劉豫之罪豫

懼廢狴為庶人以謝之于是金人始有廢豫之意矣

熊克

小歷于是金廢豫之意決矣此蓋因張匯節要所云也考之諸書金人前此未有廢豫之意今卷修潤附入

豫之初出師也偽知臨汝軍宋著部夫後至麟斬之納

其女于豫繼斬使臣趙倚語人曰吾已去趙宋矣識者

曰趙宋如是不可去矣麟竟敗去豫又免偽知濟南府

劉復官徙知淮陽軍劉觀為東路留守其妻弟翟綸為

南路留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金人地名考證

阿哩雅貝勒

原書作訛里也字董與
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十有二月甲午朔德音降廬光濠州壽春府
雜犯死罪已下囚釋流已下制曰朕以眇質獲承至尊
念國家積累之基遭外侮侵陵之患誠不足以感移天
意德不足以綏靖亂源致彼叛臣乘予厄運頻挾敵勢
來犯邊隅直渡淮濱將窺江許所賴諸將協力六師爭

先雖逆離暫遁於天誅而匹馬莫還于賊境載循不道
深惻于心俾執干戈皆朕中原之赤子重為驅役亦有
本朝之舊臣迫彼暴虐之威陷茲鋒鏑之苦繇予不德
使至于斯申戒官司務優存沒知朕興懷於兼愛本非
得已而用兵宜錫茂恩以蘇罷俗赦文學士朱震所草
也 詔行宮留守秦檜令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檜在
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一
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之

林泉野記云檜知溫州碌
碌無治聲張浚為相上幸

平江撫軍浚以檜柔佞易制薦入
使備員乃除行宮留守今不取
趙鼎既與浚不咸左

司諫陳公輔因奏劾鼎至是德音既下鼎復求去上愀
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他日有用卿處 是日臨安
火所燔幾萬家詔以米一千斛賜被火之家貧乏者

乙未詔左修職郎陳最已降溫州軍事判官指揮勿行
初最既為端明殿學士知溫州李光所辟而侍御史周
秘言令太中大夫知州帶一路鈐轄許辟本州官一員
格軍事判官差從事郎已上為一陳最而廢二法豈今

日之所宜若謂光為侍從可以創乞則今待制以上典藩者尚多為衆起例尤為不可乃罷之 右宣義郎通判鄧州党尚友充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用岳飛奏也

丁酉詔權戶部侍郎劉寧止赴行在本部供職仍舊總領措置應副四大軍錢糧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之罪大略謂彥質於敵馬南向之時倡為抽軍退保之計上

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宰臣乞賜罷黜先是張浚自江
上還平江隨班入見上曰郤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
是趙鼎惶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獲聞聖訓
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
不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金豫相結脅
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
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
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

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先則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寔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有警難於遠避夫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以紓一時

之急年年為之人皆習熟難立國矣又不過曰敵占上
流順舟可下今襄漢我有舟何自來使敵有餘力水陸
偕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乎上翻然從其計浚因獨
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惰不
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上問嘗與趙鼎議否浚曰未也
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机上肉耳然豫倚金人
為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金不內侵乎光
世將家子將率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之恐人心

不可浚不悅弔復言強弱不敵宜且自守未可以進繇

是與彥質俱罷云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

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

此據趙姓之遺史國史及世忠碑誌皆無之日歷紹興七年正

月十六日戊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差右武大夫劉寬齋捷報前來行在所投進有旨劉寅特與轉一官回授即此事也餘見七年正月辛巳

已亥賜劉光世岳飛詔曰國家以叛逆不道狂狡亂常

遂至行師本非得已並用威懷之略不專誅伐之圖蓋

念中原之民皆吾赤子迫於暴虐之故來犯王師自非

交鋒何忍輕戮庶幾廣列聖好生之德開皇天悔禍之
衷卿其明體朕懷深戒將士務恢遠馭不專尚威凡有
俘擒悉加存撫將使戴商之舊益堅思漢之心蚤致中
興是為偉績毋或貪殺負朕訓言樞密院奏光世之將
馬欽飛之將寇成等捕掠各五百人並行處斬已詰問
欽成故有是詔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入見因引疾求
去不許

庚子進士耿鉉詹叔霆等八人伏闕上書

鉉等所上書
未見或是留

趙鼎當考叔寔已
見十一月乙丑

尚書省勘會朝廷設檢鼓院以來天

下之言前後禁止伏闕指揮非不丁寧今月七日進士
耿鉉等不遵禁約率衆伏闕顯是故有違戾切慮軍事
之際因致搖動人情理宜懲誡詔耿鉉令平江府差人
伴押赴紹興府府學聽讀叔寔差人押歸本貫信州並
具已收管文狀申省仍令尚書省榜諭 龍圖閣學士
知紹興府孫近兼沿海制置使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
愈改兼管內安撫使 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克

充淮西宣撫司參議官用劉光世奏也

辛丑以時雪賜沿江諸軍柴炭錢四宣撫司各萬五千
緡殿前行司八十緡 詔築南壽春城 貴州助教唐
斌陞循州文學斌連州人元符末為太學生坐上書詆
誣送本貫自訟齋聽讀至是特奏名入五等從例乞推
恩特錄之

壬寅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都督諸路軍馬兼監修國史趙鼎充觀文殿大學士兩

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制曰粵惟入輔之
初密贊親征之議力與同列共濟多虞協股肱心膂之
為張貌虎熊羆之氣捷方奏而祈去章屢却而復來其

詞學士朱震所草也詔鼎辭日令上殿出入如二府儀

朱勝非秀水開居錄云趙鼎張浚爭權浚自謂有却敵
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臺諫及其黨與攻
鼎出之按紹興九年四月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論鼎初
罷相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為貶責之詞蓋指此
事然時陳公輔章疏既不降出則恐不應為責詞姑附此更須參考

名資政殿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赴行在將代折彥質也 翰

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充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冲再疏求去乃有是命龍圖

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試吏部尚書

熊克小歷載近此除在甲午蓋誤

命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川陝諸州及撫問吳玠一行將士三省言頃遣宣諭五使川陝獨不及故命直方往勞軍且察官吏能否上召見賜御寶手歷而遣之如有違戾詔條者許先次改正 江東宣撫使張俊遣參議官直徽猷閣史愿降授左朝奉大夫郝漸來奏事

且獻所獲偽統領官杜斌等上貸斌罪進愿一職漸一
官遣還

癸卯詔岳飛行軍襄漢正當雪寒令學士院降詔撫諭
一行將士

甲辰尚書司封員外郎蘇符兼資善堂贊讀赴行在代
范沖也 資政殿學士成都等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
成都府席益陞資政殿大學士 命吏部侍郎都督行
府參議軍事呂祉往建康措置移蹕事務

乙巳上與宰執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為相嘗選除郎
吏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
以專任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之
亦以此失之楊李持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大亂
吁可戒焉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非其人非
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逮其逸樂
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
尚書左司郎中耿自求引疾求去罷為直顯謨閣知

嚴州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與本府二通判火作地

分兵官皆貶秩坐不即救火也歷是日趙鼎入辭

熊克小歷

載鼎罷相在此日蓋誤

鼎既行上趣令之鎮鼎力辭新命且言臣

才疎智短昧於周防無補毫分徒招怨咎是宜引分屏迹山林詔不許鼎在越惟以東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東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

猾屏息又塲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丙午秦檜入見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

知政事折彥質以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既去

位彥質引疾求退章累上乃有是命 崇信奉寧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加少保鎮

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仍舊宣撫使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密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為保城

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主管殿前司公事先是右司諫

陳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捷音屢上邊土稍寧蓋廟社之靈而陛下威德所至然行賞當不踰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浚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守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為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為諸軍之勸若韓世忠屯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

破商虢擾賊腹脅二人雖無淮西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則終能為陛下建中興之業朝廷以俊沂中功尤著遂優賞之沂中時年三十五也

丁未手詔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朕甚不取可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擢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効職通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于外仍令中書御史臺籍記姓名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考

善否取旨陞黜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時
張浚專任國政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
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
營于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
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
以聞故有是詔

明年三月癸未
所書可參考

尚書省言湖南制置

大使呂頤浩江西制置大使李綱撫存飢饉招集流亡
甚稱朝廷委寄之意並賜詔書獎諭仍令江東西湖南

帥臣監司於旱傷州縣將奉行優劣各比較三兩處申
省取旨賞罰 福建市舶司言蕃舶綱首蔡景芳招誘
舶貨自建炎元年至紹興四年共收息錢九十八萬緡
詔補景芳承信郎

戊申手詔曰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
莫之恤黃緣軍需倍斂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
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漫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
乃職察吏之侵漁納賄者劾按以聞已戒敕三省官間

遣信使周行諸路苟庇覆弗治流毒百姓朕不汝貸自
今軍事所湏並令州縣揭榜曉諭餘依紹興元年五月
二十四日詔旨施行無或違戾 觀文殿學士醴泉觀
使兼侍讀秦檜令行在所講筵供職觀文殿學士行宮
同留守孟庾充行宮留守詔川陝進士將來省試令四
川制置大使司依舊例施行其合預殿試人並赴行在
仍給五人衙門驛券自是為例 都官員外郎馮康國
言四川州縣稅色輕重不同祖宗以來正稅重者折科

稍輕正稅輕者折科稍重折科權衡與稅平準所以無
偏重偏輕之患四川地狹民貧行之百有餘年常產之
民甚以為安近年川陝宣司隨軍漕臣與總司官屬貪
應辦之賞矜措置之能悉將祖宗兩稅舊法折科輒肆
改易反覆紐折取數務多折科一改遂為永例棄業逃
移由茲而致天聽高遠聲何由聞此蜀民之大患朝廷
之所未知也伏望並行住罷一遵舊例詔如康國請行
下仍令憲臣察其不如法者

已酉詔自今前宰相到闕並許張蓋為秦檜故也 左
從事郎江西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許忻特改合入官
堂除見闕知縣令中書籍記姓名俟滿日考其治狀與
內外陞擢差遣忻翰第上召對而命之

庚戌詔官職如在職二年已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
通判通判資序人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閣門引見上
殿當參考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
記姓名

辛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自常州
入見即日除參知政事 詔監司守貳委寄非輕除授
非人百姓受弊比年員多闕少致有除代數政尚慮選
擇失當其間不無望實未副之人可令中書省開具已
除監司守貳姓名送中書後省御史臺今後遇闕到前
半年並加銓量如有不可任用之人具詣實聞奏與改
作自陳宮觀 三省言知通等闕近來往往取作堂除
致吏部員多缺少差注不行詔知通除依舊格堂除並

量留外餘闕并寺監正丞博士登聞檢鼓進奏官告文
思諸司諸軍糧審院倉場庫務局所法寺官外路學官
並令吏部按法差注呂頤浩秦檜之共政也嘗以寺監

丞以下闕歸吏部

紹興二年四月

旋又復之趙鼎為政稍取諸

郡倅闕堂除

五年閏二月

至是復以內外百闕隸銓曹然不

能久也

詔樞密院都督府劾士並令附來年春選人

類試所就試時務策一道分優平兩等優等人再令學
士院召試訪以時務文理優異者取旨推恩

壬子詔張守兼樞樞密院事

江州進士孫復禮投匭

訟德安令黃覲不法御筆令監司究寔上諭大臣曰復禮亦須知管如體究所訟不寔即痛與懲誠檢鼓院止許士庶陳獻利害儻挾私怨有所中傷不惟長告許之風亦非求言本意司農少卿提領江淮管田樊賓等言淮南自兵火之後肥饒之地今多荒蕪蓋因民戶稀少艱於廣行召募深恐所闕田土不至大段增廣今諸大帥屯戍淮上而瀕淮之地曠土千里賊馬遠遁邊境

肅清欲望特降睿旨令諸大帥標撥係官空閑無主荒田做古屯田之制斟酌多寡於所部軍兵內以十分為率摘那下等一分或二分置立屯堡使就田作仍差諳曉農事將領主管使臣監轄依已降指揮官給牛具借貸之類其所收斛斗除椿出次年種子官與力耕之人中停均分請給衣糧並不裁減其官中所得分數內支四釐充主管官六釐充監轄使臣職田如遇軍事緊急則權住作田併充軍用候至歲終比較以所收斛斗從

本司保明申奏優異推賞如蒙俞允乞以田五十頃為
一屯作十莊差主管將領一員監轄使臣五員軍兵二
百五十人如次年地熟人力有餘願添田聽從其便詔
三大帥相度可否行之 偽通直郎劉駁自耀州脫身
來歸以為右修職郎

乙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頹弊起於士大夫貪冒無耻
不可不革今有不用舉主不問考第因近臣薦對即改
官陞擢者用此以待才能之高而廉退自守固善也如

亦與人不相遠或事請謁而得之聞者歆羨安得不馳
騫乎初改官畧資序差通判者用此以待治狀者聞獎
擢示勸固善也如亦碌碌夤緣干托而得之人皆有求
進之心而憚於作縣安得不馳騫乎故欲息奔競必在
朝廷有以息之不澄其源雖降約束無益也欲乞明詔
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外其餘並
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頽風復振賢才輩
出矣詔三省遵守

丙辰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荆湖南路安撫制
置大使兼知潭州呂頤浩為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
兼知臨安府仍赴行在奏事訖之任 寶文閣學士新
知襄陽府劉洪道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仍兼都
督府參謀軍事 新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張旦仍舊知
襄陽府尚書禮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
為夔州路轉運判官用丙午詔也初命詞給告仍詔自
今視此 侍御史周秘請內責之戶部外責之漕司搜

括失陷裁損冗費以每歲所入者專充經常之費以向
所泛取者留為不時之用詔赴戶部 詔淮北之民皆
朝廷赤子迫於暴虐使犯兵威憐其無辜死於鋒鏑可
更遣官於藕塘鎮設黃錄醮三晝夜追薦之 故武節
郎劉廣特贈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與三資恩澤廣
張俊部曲淮西之役死焉

丁巳少保武寧保靜寧國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
州宣撫使劉光世為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光世以

王德追賊之勞乃有是命 翰林學士朱震乞以自古
循吏傳編成一書遇守令有治行者賜之上曰不若有
治行者或進官或擢用無治行者隨輕重責罰賞罰既
行自有懲勸賜循吏傳恐無補於治 詔諸路監司今
後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知縣有無善政顯著繆懦不
職之人申尚書省時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言國
家方重縣令之任然近在輦轂之側耳目所接無慮數
十邑尚有不能戢吏愛民以副軫念元元之意望督責

監司俾之按察故有是旨 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家彥投匭獻川陝邊防利害且言宣撫司自王似盧法原後便宜轉行朝議大夫至四十五負皆非殊功異績特以請求賄賂而得之詔制置大使席益取索雜功改轉之人速行改正彥眉山人也

戊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察旬具注擬人脚色關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

中書請也既而行宮吏部請曰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

今詔

吏部奏在七年六月己酉

自祖宗以來以公私贓三等定天下

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兵部尚書兼權吏禮部尚書劉大中充龍圖閣直
學士知處州免朝辭趙鼎既罷政大中引疾求去位疏
再上乃命出守大中又言臣以戇愚積多仇怨優職便
郡豈臣可堪至於直降指揮免辭天陞進退之際臣竊
有疑重念臣父左宣教郎湜見任處州州學教授有此

妨嫌不敢隱默乞一在外宮觀詔不許中書勘會湜合該避親乃命湜易婺州州學教授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因之此不可不慎也國家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為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黨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已蔡京

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黨同而風俗壞矣
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
黨同之俗甚盛舉也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
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
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効倡為大言謂堯
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頤頤死無
傳焉狂言恠語淫說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
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

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尚在能了國
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植黨復有黨
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
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
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
蹈之而已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羣臣中有為此學相
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
之道著在方冊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

理各以已之所長而折中焉惟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
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
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
尚如此士大夫所尚亦如此風俗自此皆知復祖宗之
時此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士
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
臣寮所奏深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先是范冲
既去位公輔以冲所薦不自安會耿鉉等伏闕上書或

者因指公輔靖康鼓唱之謗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

疏詔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時

朱震在經筵不能諍論者非之

熊克小歷畧載此事于明年正月旦云上因語

學者當以孔孟為師按日歷此日無聖語但于公輔奏後書有旨云云則是大臣批旨也今從日歷

湖

北經畧安撫使王庶乞令澧辰沅靖四州以閑田共招

刀弩手三千五百人沅州千五百辰州千人澧靖州各

五百餘田召人承佃從之四郡刀弩手舊額萬人靖康

末調赴河東少還者至是朝廷命庶相度招填故有是

請也 詔宗室添差不釐務者皆作宮觀嶽廟 尚書
駕部員外郎張宇知撫州宇守兄避親嫌也 權戶部
侍郎王俟請申嚴截留充借上供及右曹錢物執奏不
行之法詔自今非有軍期急速不得輒有陳乞支借餘
從之

辛酉詔張浚監修國史 御筆薇猷閣直學士知鎮江
府胡世將為給事中上謂參知政事張守曰本不須親
批恐卿以鄉人為嫌守曰臣蒙恩備位政地纔旬日未

有一毫以慰中外首召世將必謂臣私於鄉黨寔以常
州多士時有進用者臣頃在廟堂屢遭此謗凡惡臣者
皆以藉口上曰擢用人才豈可以嫌自疑世將之賢朕
固知之守曰如世將人才誠不易得臣頃固嘗論薦亦
不敢以臣之私妨嫌賢者但世將雖陛下親擢恐遠近
不能戶曉上曰無慮也 詔以山陰至長沙四十縣並
作堂除浙西之邑十四浙東九江東八江西福建各四
湖南一先是上既詔銓擇郎官補外而左司諫陳公輔

言縣令之職尤為近民望將寺監丞簿編刪六院官已

改秩未歷民事之人各與銓擇取繁難大邑近見闕作

堂除一次還日陞黜如詔旨

詔見是月丙午

事下左右司至是

都司請以編刪已下嘗歷州縣未滿三考之人堂除大邑俟去替半年未有堂除之人即於本路注擬從之

直徽猷閣知廬州趙康直進職二等敵之寇淮西也康

直乘城不動民賴以安故有是命 賜故安化郡王王

稟家建康田十頃銀帛五百匹兩稟守太原死節

事見靖康

元年九月丙寅

其子忠訓郎莊等流寓貴州前是樞密院言其

忠召莊至行在以為樞密院準備差遣至是又優卹焉
偽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已之謀是冬遣皇子府參謀
馮長寧請於金欲立淮西王麟為太子以嘗其意金主
亶謂之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也
爾子還有德耶我未之聞也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
以定之夏國主乾順遣兵渡河自天德軍至塔坦取所
亡馬而歸不假道於金時左監軍薩里罕在雲中不敢

詰偽齊錄有劉豫謝封曹王表云俄知廢罷之議愈堅措畫之心是金人廢之之意豫蓋先知也今畧採取

見附

是歲樞密院始空名給據許諸軍代名之人赴軍書填

一切不問

紹興九年九月辛卯所書可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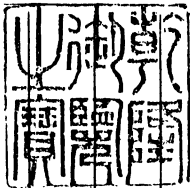
兩浙轉運司始取婺秀

平江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緡自是以為例 右奉議

郎河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為金所拘至是九年或謂行可嘗上金帥書警以不戢自焚之禍以謂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哉若亟以還趙氏賢於

奉劉氏萬萬也是歲行可卒未幾其副右武大夫果州
團練使郭元邁亦卒于金中

行可十四年正月丁酉贈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